

# 老警衛朱德成見證政壇秘辛

● 馬志賢

老戰友朱德成，曾任老蔣總統的警衛。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侍衛室派他到行政院督導蔣經國的安全工作，後又歷任嚴家淦、謝東閔、林洋港等三人的警衛組組長，他多年在這些要人的身邊，觀察到了他人無機會觀察到的細微小事。有三件事，改變了台灣的大走向。

## 連斃共俘面不改色

一九四五（民國卅四）年，日本投降，楊業孔中將任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設北平，司令長官孫連仲）副司令長官部（副長官李延年）前進

指揮所主任，到濟南接洽日軍投降事宜。旋調任山東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他成立了一個特務大隊，負責省政府的警衛，待遇比照國軍，人員多由李延年之司令部內調用：大隊長為追隨楊業孔多年的中校參謀陳炳寰。副大隊長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夏慶智少校。第一中隊中隊長是指揮所上尉參謀齊畔舟。第二中隊中隊長于芝，

是李延年的外甥，此人是一張飛型的人物，他在西安第七分校當學生時，輪值伙委與炊事兵發生爭執打架，即把一名炊事兵打死，因他舅父李延年的關係，被禁閉半年，而未負應負的

刑責。

朱德成與筆者，那時也調到了特務大隊。數月後，楊業孔調任國防部第五廳廳長，離開濟南，把陳炳寰介紹給他的學生：時任新編第三十六師師長的孫鳴玉。陳炳寰任該師一零八團副團長，朱德成與筆者也到該團，朱任特務排排長，筆者在團部服務。

一九四六（民國卅五）年夏，濟陽戰役，一零八團前往增援，俘虜共黨濟陽婦女一會主任委員蘇青，及民兵隊長等十多人。依規定，這些人應送濟南，交第二綏靖區處理。但第二營營長劉浩剛建議：濟陽距濟南一百

華里，正值青紗帳（高粱田）茂密時期，派兵少了，有安全顧慮；多了，影響戰力，不如把他們處決了省事。戰亂時期，人命無保障。戰場上，軍人殺人如殺雞。團長譚星煌竟然同意。次晨，處決這十多人時，朱德成用手槍，連續槍斃七、八人，筆者當日下午遇到他說：殺人也不是什麼好事，交下屬執行即可，何必自己動手？他說：你不知道，我家與共產黨有血海深仇，我父親和大哥均被八路軍殺了，所以，有機會，多殺幾個八路報仇。

後來由朱德成口中獲知朱家的舊事。他的父親朱信齋，家住日照縣梁山口村，中等身材，儀表英俊，細眉長目，蜂腰猿臂，手棉軟細白似女子，兩眉入鬢，喜讀游俠列傳，崇拜朱嘉，家庭富裕，疏財仗義，結交江湖豪客，及草澤英雄。盜魁徐小鉗，橫行於莒縣、沂水、蒙陰之間，殺人越貨，綁票勒贖，當地雞犬不寧，人不

安生。徐小鉗的黨羽，有受朱信齋解衣推食之惠者，對其倍加讚揚，譽為及時雨。徐小鉗登門造訪，強訂金蘭。朱信齋與其約法三章：一、不得在其家鄉周圍作案。二、不得在其家鄉寄放人質。三、不得強其反抗官府。徐某如約，仍歃血結盟。自此，梁山口四週四十八個村莊，賴以為安。朱信齋的大名如萬家生佛矣。後被鄉親推舉為「民眾自衛團團長」。

當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以肅盜、禁毒為要政。命其高級偵探第二隊隊長張步雲緝拿大盜徐小鉗，張偵知朱、徐關係，請朱信齋先配合誘捕遭嚴拒。張找到徐小鉗族叔徐四老虎，偽言受朱信齋之託，勸徐接受招安。徐小鉗信以為真，隨張投案。詎料張為邀功，隱沒徐的自首，謊報誘捕成功。徐小鉗被判死刑。徐誤以為被朱信齋出賣，臨刑時，攀誣朱信齋坐地分贓，再加張步雲要報朱信齋不協助緝徐之怨，韓遂嚴飭第三區行政專

署將朱信齋解省訊辦。朱信齋得知，忖度情勢，投案凶多吉少，然躲避則累家人，並坐實其賣友求榮。乃決心投案，交代後事，並囑絕不准花錢託人關說，隻身到濟南第三路軍軍法處投案，被收押，由韓復榘親理訴訟。朱信齋本其一擲千金之豪情，很快與獄卒、法官都建立了良好關係，知其情冤，法官將其案件盡量壓後，俟韓復榘心情好時，予以化解，無罪開釋。

### 抗共滲透滿門忠烈

七七抗日戰爭爆發，朱信齋出資購買武器，以自衛團為基礎，編組游擊隊。時，國民黨山東省黨部書記長牟希禹，為朱信齋的小同鄉，知其為人。乃勸石臼所鉅商賀仁菴，將地方自衛用步槍八百多支，悉贈予朱信齋。省府旋賦予「魯蘇戰區游擊第七支隊」的番號。但因為兩年前被徐小鉗誣攀纏訟兩年事，與專署、縣府不省心存芥蒂。而他的對頭張步雲，這時

已升任保安師師長。兩者實力相當，名分差別則很大。他氣憤不已。這時，共黨徐向前的「東進縱隊」，打著

國共聯合抗日的旗號，已發展到沿海地區，他們調查了朱信齋的處境，認為有機可乘。動員幹部向朱部滲透。

朱信齋在氣憤之下，竟接受了共黨：「東進縱隊獨立支隊」的名義。由其長子朱德明應名。他在幕後，仍稱魯蘇戰區游擊第七支隊。共幹八十多人進入朱部，分派至排級，有一董某任政委。這時，復興社山東領導人秦啟

榮，首先揭破共黨偽裝面孔。共黨藉口攻擊政府，罵秦啟榮是磨擦專家，指省主席沈鴻烈是頑固頭子。只有「八路軍」才「真正抗日」。而實際上，他們又不抗日。且在部隊中造成喧賓奪主之勢，連他的長子，也不時發出怪論。乃決定剷除。表面對董某仍言聽計從，暗地佈置，並透過魯蘇戰區編練處處長賀元，報告總司令于學忠，請予支持。選定一九四〇年元宵

前夕行動。先軟禁其長子朱德明，防洩密，親自請「政委」董某等共賞佳節，同時，派親信通知各大、中隊長，必須邀共幹聚會，不醉不休。於夜

間十三時，將男女共幹一律解往巴山，逃脫一名隊長抵命，逃脫二名，全家抵命。酒酣耳熱之際，董某又宣傳

說：「打倒頑固分子即是抗戰」。「為人民服務即是光榮」。朱信齋即說：「你們天天叫抗日，卻不肯和日軍作戰，我看你們也光榮不到哪裡去？」

董某欲再講歪理，朱信齋看錶，約定時間已到，把酒杯扔地說：「好吧！今晚送你們全體『光榮』。」話聲剛完，湧出二十多名衛士，二人對付一人，將董某等全部網綁，董某跪地求饒。朱信齋低哼一聲：「平常看你嘴硬，原來是個歪種。」八十餘共幹全埋在巴山一個大坑中。其他游擊部隊，一經共黨滲透，多難脫身。只有朱部，清共後，完全恢復正常。以後在共軍環攻下，支持四年。魯蘇戰區

將其番號改為三十八支隊。後又改為特務第十旅。

一九四三年，魯蘇戰區的正規部隊，移阜陽整補，戰區司令部深知朱部與共軍仇恨特深，難以自存，特准隨同撤退。朱信齋考慮後，認為撤退不如原地苦撐待援。把此意面報總司

令于學忠，並提出保證說：「請上級不要干預我的細部行動，無論採取何種措施，絕對抗日、反共、愛國。」

一九四三年冬，政府派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軍到山東敵後，整合全部游擊部隊，特務第十旅奉命到石岩溝迎接，此處距梁山口根據地五十多華里，不料李仙洲卻因受共軍阻撓，退回原防地，使特十旅陷於孤立。共軍集中十三個團的兵力，圍攻朱部，連續戰鬥逾三個月，終以彈藥缺乏，勢逼不支，長子朱德明陣亡。由次子朱德玉接乃兄遺職。後來，共軍將朱部分割圍攻，為節省彈藥，必俟共軍爬牆用刺刀、手榴

彈戰鬥，最後，朱信齋率三百餘人，各留一發子彈，準備與敵同歸於盡。共軍在碉樓四週，堆集腐草、牛糞、芥麻、辣椒、胡椒等刺激物。煙薰火烤，使人不能呼吸、不能睜眼，個個暈厥，於一九四四年元宵節前三日，全被共軍俘虜。共軍動員莒、日兩縣數十個村莊的民眾，開公審大會，宣稱：分豬（朱）肉過年。朱信齋每次公審，必慷慨聲明，未能殺退共軍，保護地方，應該一死，向父老謝罪。折磨至正月初三，被凌遲慘死。朱德玉則率殘部突出重圍。

朱德成又說：「我父親死後，共黨還把我父親的頭割下來，裝入竹籠內，先遊街示眾，再懸掛城南門上，三天後，生蛆了，始准領回埋葬，因此我家與共黨有了血海深仇。我二哥繼續帶領游擊隊，抗戰勝利後與暫編第十二師趙保原部死守膠縣。日久，糧彈俱無，又無援兵。城破時，朱德玉率部分人員突圍至青島，改編為水

上自衛總隊，直至青島撤退來台。當時，外邊傳說：我母親、嫂嫂、妹妹都是雙槍女俠。實際上，她們那有那麼大的本領。摸到槍，手都發抖。我到後方讀軍校學軍事。畢業後返鄉，途中被日軍查到，漢奸翻譯審問時，語出曖昧的說：既到後方，又回來幹什麼？審問後關在圍有鐵絲網的房內。聽說：被認為有反日嫌疑的人被查到了，都關到那裡，集中一批後，即送東北挖煤，到死方止，但看管的並不十分嚴密。夜間，我翻越鐵絲網逃回返鄉。投效當時在敵後的十二軍。抗戰勝利，隨軍到濟南。」

### 萊蕪戰役兵困馬乏

同年七月，一零八團第六連連長出缺，團部要在五十多位排長中選人升任時，團附范保賢推薦朱德成。團長譚星煌說：是不是經驗還差一點？你根據什麼認為他適任？范說：在濟陽他用手槍連續槍斃七、八人，面

不改色。遂由朱德成升任。一九四七年二月，山東萊蕪戰役，一零八團保護兵站。糧、彈決定戰役之勝負，故戰役尚未開始，陳毅即派其第六縱隊司令員王必成，率所屬第十六、十七、十八等三個旅九個團，輪番圍攻一零八團，企圖於當晚殲滅一零八團奪取糧彈。而朱德成所在之第三營陣地，又是敵人攻擊的重點，所以戰鬥異常激烈，他的一個排配屬重機槍一挺，防守一個十字路口的重要據點。共軍攻擊時，根本無視步槍的殺傷力。全靠輕、重機槍、榴彈及砲擊始能殲敵於陣前，惡戰都在夜間進行，當砲彈爆炸紅光一閃時，看到陣地前共軍陣亡人員之屍體上疊屍體，有達三、四層者，令人心寒。但共軍仍猛攻不已。第三日拂曉前，彈藥已缺乏，防守極感吃力。而共軍之稱為「朱德射擊手」之步槍兵，循重機槍彈道之紅光射擊，射手被擊中眉心，上身向後一仰，再前俯到槍上就陣亡了。火

力一弱，共軍察覺，集中兵力，蜂擁而上。那位排長抵擋不住，準備後退。朱德成聞訊趕到，以手槍指住那位排長說：不准退！要退先把我打掉。

又說：我們在軍校學的是什麼？那位排長聽後，回頭噉一聲，率部又衝上去，竟然將共軍打退，穩住陣地。當日下午，因兵團主力潰敗，一零八團奉命向博山縣突圍，沿途遭共軍伏擊

，於七時許，到達青石關南方時，全團只剩下五、六百人，將馬、騾遺棄

，沿山峰向博山縣潛行，因山的兩邊村莊都有共軍，故規定任何人都不准講話，朱德成一腳踏空，滑倒到凹處，天黑無人看到，山坡太陡，他爬幾次上不來，感覺非常疲倦。因為戰鬥太緊張，他三天三夜未吃、未睡，戰鬥間隙，一有人提醒他吃飯，他即說

：什麼時間？吃什麼飯？離開菜蕪，翻山越嶺，又走了半夜，疲憊不堪。

他想稍休息一下，恢復體力再爬。但一休息，就沉睡不醒。次日十時許，

共軍清山發現他，以為是死屍，但走近時，發覺他呼吸正常。先把他手槍摘下，再大聲叫他起來，他仍沉睡不醒，共軍狠狠踢他一腳說：不要裝死啦！他始兩眼惺忪的坐起來，憤怒的問：幹什麼？幹什麼？共軍以刺刀指著他的胸脯說：你看是幹什麼？他被俘了，數日後逃脫，回到濟南。

一九四八年九月，濟南戰役後，七十三軍在徽州整補，朱德成在特務營任連長。次年元旦，老蔣總統引退回奉化。而奉化不遠處的山區有土共。侍衛長俞濟時要求與多位軍長，推薦忠貞可靠三百多人成立一個警衛大隊，保護老蔣總統。被推薦的人，多是上尉，在軍中任連長、副營長，朱德成是其中之一。

大陸潰退，朱德成隨軍來台，數年後，俞濟時簽請成立警衛總隊，擴大編制，使這批人有升遷的機會，老蔣總統批：暫緩。次年，俞又重簽，奉批：在台灣無此需要。俞濟時知此

路不通，為了這批人的前途，鼓勵他們外調，外調時均升一級，出處有三，各自選擇：一、回歸軍中。二、調警官第一隊。三、調特勤組。朱德成以離開軍隊過久，且習慣於警衛工作，遂申請調特勤組。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輪流住在台北縣老蔣總統常經過的警察分局或派出所內，聯絡當地憲、警，保護老蔣總統的安全。

### 林洋港未接班內幕

朱德成擔任安全工作久了，成為安全工作的專家。蔣經國任行政院院長時，侍衛室派他到行政院，督導蔣經國的安全工作。數年後，台獨活動猖獗，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有安全發生顧慮。蔣經國指示：在省府秘書處增設一個警衛組，成員十七人，派朱德成任組長，受省府秘書長指揮，二十四小時保護謝東閔。謝東閔任何時、地，接見任何人，室內最少有警衛一人。所以，謝的一舉一言都為警衛所

見所聞，並逐日作記錄呈報。初期，謝有點不習慣，對警衛隊並不重視，還有點厭煩，曾說：台灣人不會殺我，不必擔心。但自王幸男寄個炸彈郵包，把他左手炸斷後，態度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對警衛組非常重視、客氣，逢年節必定請吃飯，不但敬酒，還親自用他被炸斷手掌之左手臂夾住酒瓶，用右手扭開瓶蓋，請警衛人員喝酒，表示誠意。

朱德成又說：抗日戰爭時，開羅會議決定台灣回歸中國。當時的蔣委員長即問：本黨有無台籍黨員？經調查列冊，發現其中有謝東閔，他當時在廣東中山大學當教授，受到重視。日本投降，回到台灣，不次升遷，後來與蔣經國搭配，當選副總統。謝東閔本分、謹慎，與蔣經國相處融洽。惟謝東閔的弟弟，用數千萬元買了一條舊船，改製成遊輪，分別向幾家銀行共貸款二億多元，最後無法收拾。謝東閔應其弟之請，找當時的行政院

長俞國華幫忙。俞說：這個數目太大，我不能作主，要簽請總統決定。後來貸款問題雖然解決了，但蔣經國最恨貪污，下一屆總統再改選，即未提名謝東閔選副總統。以我觀察，似與這件事有關。

此事以後，蔣經國有意培植時任省主席的林洋港，二人接觸較多，蔣經國去金門視察，也帶著林洋港。不幸，林洋港於此時由省政府撥新台幣三千萬元成為全國警察人員的婚喪喜慶基金。行政首長聞訊，認為全國警察人員的福利，應由行政院辦理。而省政府未經報備，擅作主張，甚為不滿。於是行政院也撥了三千萬元，使警察人員婚喪基金增為六千萬元，警察人員佔了便宜。但林洋港與行政首長卻有了心結。不久，行政院派楊金欉出任高雄市市長，林洋港又有意見，二人心結更大。某天，蔣經國對行政首長表示：要培植林洋港。行政首長即說：林洋港喜搞小團體。這也是

蔣經國最痛恨的事情之一。此後與林洋港接觸的次數就少了。當然，要培植林洋港的計畫，也放棄了。結果培植出來一個李登輝，竟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把國民黨搞垮。

朱德成又說：蔣彥士把李登輝推薦給蔣經國不久，有人向蔣經國報告：李登輝曾參加過共產黨。蔣經國聽後，表情一驚。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未受到影響。如果，沒有發生上述三件事情，無論由謝東閔或林洋港接蔣經國的班，都不至於說：釣魚台是日本的吧。也不會把兩岸關係，弄得這麼僵，連累全台灣人過苦日子。

### 謎語大家猜 (一)

#### 中外四六三期謎底

1. 詞
2. 辭海
3. 丘陵
4. 瑞典
5. 自命不凡